

广州散韵

情语或者诺言

梁凤莲

著

QING YU HUO ZHE NUO YAN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广州散韵

情语或者诺言

QING YU HUO ZHE NUO YAN

梁凤莲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散韵：情语或者诺言 / 梁风莲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60-6479-9

I. ①广…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640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李玉玺
图片摄影：梁风莲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0,000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前言

以广州之名

突然，在匆忙与繁杂的事务中，我就会被一股汹涌而至的情绪，确切地说是一种渴望，拽住了手脚、拽痛了神经，我要顷刻叫停其余的事情，跟着这股渴望拖拉着手脚往回走，走向那种叫做无用而无由的反省里：空灵无着的玄思、缥缈曼妙的冥想、痛切的追问、涌动的感伤、思接千仞万里的牵动，等等，回到这一切当中，我似乎才能从不堪负重的种种现实的催逼中，从功利索求的无聊和忙乱中，缓一缓劲，恢复一点元气。

我仿佛是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棒喝中，惊醒过来，回过神来，从营营扰扰的纠缠中，脱身，转向，向着那个有魂儿守着的自己奔跑。

也许，这就是我的挣脱，也同样是我的回归，并且越来越无可救药地耽于这种处境与书写的绝症，而这种返回，才让我得以逃脱被过度世俗的生存同化的危机。作为一种解救，我任由自己被这种不合时宜裹胁而去。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下：“我们常常痛感生活中的艰辛与沉重，无数次目睹生命在各种重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平凡一时间成为了人间最真切的渴望。但是我们却不经意间遗漏了另外一种恐惧——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其实是在消耗生命的活力与精神。”

所以，为了激情与渴望，我宁愿承受，宁愿被玄思冥想挟持，宁愿为追问与反思耗散，任何一种方式都是生存，既然如

此，就看对自己，尤其是对自己的愿望是否具有意义，是否离梦想走近了一点点，如此一来，所有的守候与付出都是值得的，是因我心飞扬，依然葆有活力、葆有冲劲，依然有着上路、出发，有着面对的热情与干劲。

是的，别无选择，临近快知天命之年，我深知这番表白对自己内心温慰的意义。

构想着写这么上下两部书名和内容都有关联的散文的时候，在纷繁的语汇里，这两对词组被我握住：相遇或者错过，情语或者诺言，我的心竟有一阵不能止歇的颤栗，一种温暖的哽咽从咽喉放射状地向身体各处蔓延，我甚至能掂量出那种温情与偏执的分量，整个编撰过程，也一直处于被这种情真意切所激动的状态中。

是的，那就以广州之名，再一次从我的广州开始。在做这样一个不无艰难的坚持时，我比以往更强烈地领受到了那种张力。

我开始想像着缘此或可引发或者激活的一切，如同想像着来自一种真诚的鼓励与关注的揪心及感动。是因从此啊，所有的感应都和我有关，和内心的波动应和着，无碍于形式的拘限，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我只属意于内心情丝的临风起舞、对月抒怀，如此，一切的遥不可及都如促膝面对。所以，在俗世里我宁愿活得不那么灵动、不那么精明、不那么得意，而在精神的世界里，护卫着天性的纯良不被浸染，老实厚道和难得糊涂，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身虽困在方寸之地，心却往返生生世世。确信因果果报，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自由啊！

我不得不感叹岁月流逝的过程里，冥冥中的规约或者机缘，

先前无法寻回或者面对面表述的人与事，如同我对广州书写的关系，如今都有了顺理成章的端倪，造物的铺排真的有点无由分说，出现的或者消失的，相守的或者远逝的人与事，都有点无由分说，该来的竟然就来了，该走的猝不及防就走了。二十年前我出第一本书时，那时还是高中生的秀文是自己掏钱买书的读者，二十年后，突然在一个培训班的讲座后走近前来向我问好，不管相守同行还是相忘江湖，真的相信芝兰如故，真的相信缘分感应的如影随形。这世上和你有关的人与事，纵使万水千山也依然有关，而无关痛痒的，转瞬而逝灰飞烟灭总是必然的。我只需敬畏、只需真诚相待，就足够了，其他，我无能为力，我原谅自己的力有不逮，然而，我愿意倾力而为去珍惜、去侍奉，对人、对事，尤其是对我笔下的文字，莫不如此。所以，一切值得珍视而存留下来的，对我而言，写下，就是永恒。

就像因偶然投稿而结缘的《散文》杂志的雅静编辑，虽是偶尔的相遇相待，虽没谋面，但交流的话语却字字入心，她在邮件里写道：“我想正是因为你不入圈子，不屈从于种种规则，才最大地保持了自己的风格。我认识很多不入圈子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大多有沉淀，且有独特的气质。可惜的是，这种纯净的气息，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继续坚持下去吧，虽然苦，但是文学需要你们这样的坚守。”

类似这样的知解和善待，还有来自 L 师长的激赏和鼓励，他让我确信如何去欣赏并且坚守自己的追求与梦想。一生或长或短，前行的路忽隐忽现，就是因为这不多的一二知音，这可遇不可求的伯乐，我想晦暗的时日才有阳光降临，所以，我愿意尝试着去仿习古时候士为知己的一切做法，为这三二值得一生相守一生回报的有缘人，而勉力前行，相信就此就有了动力、有了足以抗衡恶俗尘世侵扰的心智和能量了。

多年后，我有了一个参与省级文学评奖的机会，并且很荣

幸地得到了久候而至的认定，比起我的作品入列全球华语年度散文排行榜、入选年度散文精选，或者是被推荐参评全国鲁迅文学奖等等，似乎来得更为可触可握可感，毕竟是由我所生活居停的区域的机构，由我天天不停歇地写作的对口的主管机构颁给我的，并且是在多年没有机缘参评的边缘化的情况下得到的认同与鼓励。所以，我在获奖感言里由衷写道：

文学的思考使我们从生存的功利与冷漠中解脱出来；

文学的写作使我们从粗陋卑俗的生存竞夺中解脱出来；

支持与鼓励使我们的追求与努力从忽略中解脱出来，得到温暖的关注与认同的声援。

散文写作与现实疏离而独守清流、崇尚归省，是向深思与追问靠拢的自我拯救，所有的坚守与支撑，都源自这种拯救的力量：花开花落两由之，岂有豪情似旧时。

比起获奖，比起是否得到更大的评价与肯定，我似乎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文学定力、自己的写作状态，红尘万物毕竟都是身外物，而一颗心能引领自己的笔走向何方，才是自我修为止的正果。

我自况个人的状态，尤其是精神取向，其实和现时的时世是没多大关系的，我只是作为一个专业者在边缘打量与注视着这个世界，我只是以固有的方式在自己心仪的场域里守望着那种宁静纷披的漂流。喧嚣躁动功利竞夺的生活于我既庸常无聊，也不过是流光碎影。

我宁愿居停在语言及思考里，而不要被庸常无聊生活里那些浮泛无奈的应对，把内心里的美好与温暖一点点地蚕食，让语言中的生命质感，无论是痛是爱，成为抵挡冷漠无常的时间流逝的最后一道堤坝，让生命过往消逝的冲击来得稍微缓慢一些。毕竟，就这么一晃再晃，时间的钟摆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了。

面对着这种无可抗拒，对时间的召唤还是有意义的，无论

酸甜苦辣怎样侵蚀过我们的记忆。我的书写其实就是试图把时间喊住，等它回过头来时再细细地凝望和打量，从此，相伴它的过往与将来都会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无法摆脱只能置身其中，或者我就伸出手与它相握，然后再随着它一齐往前走去。

因为记忆本身，让我感到了生命的厚重。有些事沉淀在日子里，才回味出味道。有的事记下来，就留下了一面来自过去的镜子，可对照出今日往昔的自己与很多的人与事。

社会赋予人的使命到底是要迷失于名利的光环底下，还是要迈出质疑的脚步，向自己的灵魂靠近。我们要做的也许既要体悟自然，也要看清自己，然后与自己坦诚相待。

不能忘了情怀的生命之根，不能忘了文化的血脉之缘。

无论忽略还是重视，这都是永远摆脱不了的生命情结。

自我显然是有局限的，所以书写其实就是自我的解救之旅。仍然欣慰并且领受着某种垂顾的是，我的写作激情竟然丰沛，竟然还有着破闸而出的冲动，面对着这种恩赐的美好的事情，我唯有珍惜和倍加守护。我视之为这是一种被自己强烈的愿望和如同血管里流淌的血一般的坚强意志所掌握的状态。

不管势风如何变迁，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思考、需要坚守，需要一批“为此准备”的人，在思想领域与精神空间更需澄清、建构以及拓展的现时现势，显得尤为如此，而我愿意并渴望成为这样的其中一个人，在迷茫和困境中发出思考与理性的声音，进行更为“真诚”、更有“功底”的写作，能做到这点，或者说能走近这一点，比起世俗的所谓升官发财的“成功”或者是过上“挥金如土”的所谓“好日子”，更有意义，更让我孜孜以求。

写于2011年秋露霜降

目 录

第一辑 情语广州

- 003 一个人的河流和远山
018 母亲河，我的珠江
027 榕树的阳光
035 幸福·家园的距离
051 流水茶缘
056 情语广州

第二辑 从异乡到故乡

- 167 离去前的归来
181 从异乡到故乡
202 他乡之路
210 从苍茫归来

第三辑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 221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246 如何面对这样的奢侈
252 腹语——以我之名，以爱之名
261 生命之舞
269 撕裂

274 向往与激情

第四辑 远去的诺言

281 时间改变了一切吗

290 远去的诺言

296 假如要选择，就祈祷吧

300 春天的天鹅湖

310 噢，湖！啊，天鹅

318 那些被狂风吹乱的生命

326 闪亮的日子

334 黄昏或者斜阳

341 跋一 凤莲印象

343 跋二 言说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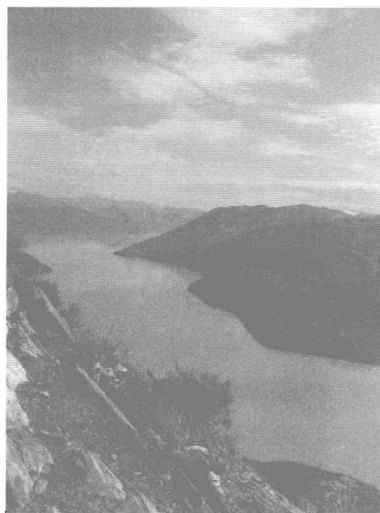
第一辑 情语广州



挽留这些权且美好的事物有现实效用吗？这些无用的记忆与触动还有闲暇欣赏吗？这些引发出来的情绪曾经温慰过匆忙的日子吗？这些已经过去的时光让人割舍不下的正是那种欲罢不能的酸楚甚至不无苍凉吗？能把它们的过往想像成收纳了精华与光泽的琥珀吧，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有足够的理由把它存放进岁月的深处里。

一个人的河流和远山

冬雨，湿冷瑟肃的空气，中山大学安静的磨石小径，是一汪汪的水迹，姗姗来迟的冬季，南方的校园里仍是花红树绿，我的视线被雨水梳洗得绿莹莹的树木抹去了寒意，一如掩映着的那一座座绿瓦红墙的房子，暖暖的红砖墙浸润了雨的水痕，把内心里漫溢的怀旧一点一点地调匀打湿，浸过眼前的景物，浸过回涌过来的旧时光阴，感怀与惆怅都是若隐



若现的，恍惚是，这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光景，那些属于青春的光阴，又如雨中的一帘湿雾，落下或者散佚，不过是回望中一张张迭变的风景。

重重叠叠如雨中行走的人影，被撑起的雨伞遮挡着，被随风倾洒的雨霰模糊着，看不见真切的人，看不到你，我更看不到二十年前与你擦肩而过时，与这座名校邂逅相遇时，树叶都在舞动哗响的场景，那时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连走路脚步都跳舞一般地弹动着，连空气都是兴高采烈的，穿梭往来的面孔，所有的表情都是那么的纯净真实。从此，中大的红墙绿瓦林荫小径，成了我从另一个校园骑车飞奔而来的向往，从天河到海珠，从暨大的暨南园到中大的康乐园，纵横新开的两条大马路，全部卷进了车轮带动的热情里。

时过竟然没有境迁，从没想到今年兔年的伊始，因为开会，我竟然跑到这个多时不曾来过的校园，触碰起那么多的记忆。那青葱岁月中的一个时段，竟然绽开了一道芳香的缝隙，让人的追忆在这缝隙中翩然起舞，如几缕芳香的飘忽袅娜，而缠绕恍惚。

在一座城市的二千多年后，在这座也算古老的校园里，来热议广州的文化、广州大都市未来的发展，氛围和气场恰宜，是创新，也是怀旧，至少亦是一种对人文的忆故知新吧。

建筑风貌典雅的小礼堂，容不下我有点焦灼的东张西望，会议间隙我溜到了校园里。那时的校园与校园之间是很不一样的，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气质，更有自己的特色。年轻时倾情于在自己简单的白纸里，印染上母校的底色，借此便都可以忘我，便都可以在青春的梦怀里沉溺。中大一批兴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已经奠定了风神超然的格调，是红墙绿瓦的浓烈中坦然流淌的沉静，是一种丰富夺目却又气定神闲的大气，有西式的开敞，又有着中式传统的庄稳，让人一看就着迷的神韵，让人按捺着飞扬起来的向往而屏息凝神的心境，便想，如在其中来来往往，经过耳濡目染晨昏渗泡，必定会有气度纵横才情恣肆的滋养吧。我常去的表妹住的那座称作红楼的女研究生楼，外表看虽不仪态万千，却像极了一个知性淑女的庄稳雅静，含威不露却气派大方，爬墙虎在红墙上的婀娜和舒展，如同一个羞怯遮掩却又放怀温馨的梦，楼里楼外便漫漶着一种春天的迷醉，相比后来表弟所住的男研究生楼，靠近海洋所的那幢方正无趣的石屎楼，在这所古雅的校园里，这建筑显得实在是突兀得不知所谓。

那时的读书求知是一个追梦的旅程，做人问道则是另一个梦醒的行程，所以，那时的日子像风一般地卷来，又风一般地卷走。很多不期而至的情愫纠结，很多心心念念放不下的妖娆和缤纷，根本不知道如何飘然腾起，又如何迷离散碎，只是诱

使着驿动的心追踪前去。如今回头，依然是不真实的朦胧。

那时，和很多的事事人生纷纷然的擦肩而过，那里有求知问道做学问的惊喜，有初历的人与事缓缓展开的惊奇，有说不清来龙去脉的向往与怯怯的憧憬。所有人都在匆忙中向前奔跑着，可擦肩而过曾经拽我的视线回头，是偶尔进入这个校园里的一见就忘我、再见就怦然心跳的触动。偶尔——这个突发时间的到来，就这么让青春的脚步猝然止住了，它把心很重很痛地撞击了一下，并且烙印一般地留下了印迹。偶尔这东西，是不是冥冥中的一种暗示呢？我一直认为那是和向往神合的一道风景，并且在很长的时光里我就这样一直回头，竭力想看清楚当时叠加在惊鸿一瞥中所催生想像的一切，我一次次兴冲冲地从那个校园往这个校园赶，在饭堂、图书馆、宿舍和小路上停留、逡巡、守候，想追踪想打开或有的机缘，再看清楚几眼，应该往哪条路上走，应该追随什么前去，人来人往穿梭而过，每一副带着这座校园标志的单纯生动的表情倏忽而过，我跟着表妹在宿舍楼实验室图书馆饭堂的大路小路上来来去去，其实是知道没办法将另一条冥冥中尚不可知的轨道上的脚步留住，或者紧跟两步一齐随行的。

如今，在我在你，在过去所停留所经过的地方，脚步、车轮、人来人往带起的微风，带动的记忆，不停地唤醒我。这风，一年年地吹，一季季穿越校园，没有人留意它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当我此时，想在雨中拽住这风追问一下，追问它是否记得我、是否对我残余印象，二三十年了，我只是心痛而无望地明白，时间早已经过去了，逝去的时间再也唤转不回，我们离开那种单纯的学子生涯已经很久，一切已经远去，你也早就走远了，我再怎么在校园里逡巡，也不会与过去、与你擦身而过的，这不过是又一次缺席的复活，我来了，人却不在，人走了，心却还在徘徊，一生的失之交臂就这样又一次被演绎成

一场最悲凉的迷藏，一种想在重临旧地唤回当初所丢失的宝贵情怀的想当然，但是，它藏在岁月的迷宫里，彼此不再有不早不迟一起出现相遇的时间了。我已经在另一个校园出发，走上了另外一条道。事到如今，也不知道这一厢情愿的搜寻与唤回有没有意义。雨越下越大，兜头迎脸地泼来，灼热的脸沾满雨的凉意，昏昏然中有一点点清醒，雨中的脚步也没先前那么忙乱，所有的来来往往最终都将消失在不可知的永恒里。

时间的这种锤打使人摆脱了向往、陷入麻木了吗？通常是，经历的丰富、际遇起起伏伏的推动，使人离单纯和美好越来越远了吧？面对着一个时段接一个时段的所谓生存体验，人的情绪会退回内心的最深处，不再那么真实坦诚了吧？

那时多好，没有人说过青春应该成熟，青涩成了一种天然的滋味，青春除了朦胧的情感除了不得要领的上进，还有什么？没有人告诉过青春，也没有人预料记忆也会渐行渐远，快速流变的时日早就让很多过往江河日下。平淡的日子本来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什么例外的，所以，当我好奇的脚步重又在康乐园移动，当思绪的手触碰到旧时，我不无诧异地吓了一跳，记忆竟在那，这种记忆真能抚平时日流淌的喧嚣？虽周围的一切已经无边落木、不悲不喜，而我的记忆仍然还在那。是不是我对过往的这部大片，凑得太近，看得太入戏，读得太认真，才会这么走神，才会把很多百感交杂的触动诱发出来。

猝不及防一些往事就给翻到了注视的眼皮底下，它们竟然一直都完好无损地躲在情绪的深处，此时，便像凝在路旁树叶上的雨滴，一滴接一滴，盈盈满满的，以晶莹透彻的姿态，在此刻的注视中明亮着，有可能会一直留在时间的深处。

尼采说的这句话也许不那么贴切，什么承受青春如同承受重病，是否应该说，对青春的伤悼是时过境迁后，对生长与消逝所行的注目礼。我们一点点长老了，阅历一点点填满了年轮，所以我们开始懂得缅怀，懂得如何面对用青春的遗憾和疼痛，

去表达对成长或者成熟的理解，表达对信仰、对生死、对选择有了触动灵魂的思考的理解。

那些你以为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曾经擦肩而过了，那些你以为从来不曾憧憬过的事，其实一直就在心里发芽孕育着，那些你以为从来不曾影响左右过你的判断的碰撞，其实一直在不被察觉地发生着作用，只不过是，在那些没有被照亮的昏暗的时日里，彼此的面孔没有被缘分的光亮笼罩，彼此的机缘没有触碰在一起，甚至没有机会相互注视一分钟，甚至来不及点头微笑，定格放大一下彼此的印象。然后，一切就这么过去了，经历来不及虚空留白，时光覆压下来，岁月就沉落了。于是，在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街区，我们匆匆忙忙地穿织挥霍着时间，却并没有打交道，彼此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走着，却不曾相遇，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友，命运的纵横从来不让我们相交。就像我们原来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路在哪？最终要通往何处？路的远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谁会追踪前来紧赶慢赶和我们同行？

是的，我习惯拿河流和远山作比喻，河流和远山在视线之内还是之外，其实不管我们走不走近，它们都在着，在流动着，在矗立着。我们的文化情愫，总是喜欢把河流的滋养、把远山的召唤当作一种象征性的图腾，如此，似乎就有了一个仰视的膜拜与写意抽象的托付了。

神秘总是在尘世中隐蔽着。起起伏伏回环延续的曲折脉络，河流一般地蜿蜒，忽隐忽现破碎断裂的直线脉络，却山头一般一座一座地散落着。河流的风，远山的风，风向总是不定的。我们全力以赴地往前奔跑，其实是努力着让选择的方向不为风向所改变。

一个人的河流和远山，其实是一直在着的，有比况明喻的，如我的珠水和云山，也有隐喻潜藏的，如流动的追求，远方的憧憬，把人的目光牵引，让人的经历不断延伸。